



陪着老父慢慢秋游

蒋延珍

老父已79岁,比较清瘦,几种老年病缠着他。劳累了一辈子的父亲不曾远游,我想陪他去秋色中慢游。

假期中,我和爱人、父亲向什邡红枫林出发。中午,我们到达李冰导洛遗址地区,搬出小板凳和桌子歇息,拿出干粮来充饥。后来到了景区门口,一条陡峭的山路横在眼前,父亲无奈只能待在山下,我们则进入红枫林中寻找红叶。满坡枫树,有些红了,我捡了几片红枫叶。

打造了一番的山庄隐身在树林里的,湖边长廊粉红,岸边石头洁白如雪,红白相映。黄褐色的枫叶点缀期间,旗袍美女在茅草亭斜依栏杆手摇团扇。空中飘荡着熊猫葫芦娃氢气球,滑草场边有茅草旋风样的鸟窝,滑草者拖着轮胎样的下滑器具。陡峭的滑草场,一批人滑下,欢呼声、惊叫声此起彼伏,原来雾蒙蒙的场地顿时充满了活力。

绿叶夹杂着暗红、褐色、半红黄的树叶,呈现着斑斓的秋色。怕老父久等,我们绕山半圈后开始回转。回到山门口却不见他,正担心时,一抬头,见他正在山门对面,我把捡来的枫叶给老爸看,他举起叶子半眯着眼观赏。

第二天起早,我们到了空港花田,这里地势平坦,在种满格桑花的园子里看飞机的起降。每隔三五分钟,便有很大的飞机飞过来,机身看得一清二楚。老父以前只看过空中很小的飞机,这些飞机感觉就是从头顶上飞过。我们让爸摆出各种姿势,给他照相拍视频。老爸起先不太会,姿势还没摆好,飞机已远去。我喊他早点做准备,几次过后他竟玩得不亦乐乎,我还给他唱了歌,录下欢乐的视频。随后,我们去附近参观战斗机、坦克等军事装备并留影纪念。老爸高兴地说:“看了新奇玩意,开了眼界,即使道谢了(去世)也值得。”

下午,我们前往眉山水街。这条仿古建筑的新街位于不长的河流两岸,分别修了上下两层,形成了商业街。大假中,大家冲着网红之名前来打卡,街上游人真是摩肩接踵。在底层靠河的位置,可以喝茶吃饭同时观看河心的表演,尽管价格不菲但早已被人抢占一空。我们只好在第二层楼吃了点东西,挤到在里三层外三层的栏杆旁,伸长脖子静候节目开演。父亲怕挤,坐在店内休息。傍晚7点半,各色灯光骤然亮起,给亭台楼阁蒙上了一层玄幻神秘的美。

古灯高悬,河面烟雾笼罩,类似画舫小游船上站着歌声悠扬的“仕女”,开启了夜晚的喧闹。河面升起一个巨大的圆形变色升降舞台,鼓乐齐鸣,独唱、歌舞轮番上演。夜色流光溢彩,人们对现代歌舞不太感兴趣,渐渐地,围得水泄不通的栏杆旁,游客少了。

这时,我去找父亲让他过来看节目,大老远来了,不能让他老坐着。舞台上表演着古装舞台剧里的歌舞,优美的舞蹈伴随着欢快的歌曲,老爸看得津津有味。接着,表演穿越回宋代的苏轼,他挥舞着一支大毛笔,与此同时播放着一首配乐朗诵:《赤壁赋》《明月几时有》……父亲学着年轻人的模样晃动着身体,让我们梦回大宋。夜深了,老父仍然依依不舍,我说:“爸,金堂的铁三比赛、玉皇菊展、鲜花山庄,我们也去看。”归途中,父亲余兴未尽,情不自禁地哼了他喜欢的川剧。

父母养我们小,我们陪父母老,即使慢慢游玩也值得!

致富“黑绸”亮山间

曾永程

老家在川南叙永的一个小山村,距离县城60公里左右。家乡前后两面高耸着一座座大山,大山之间有一条清澈的小河,抬眼望去,天上的云铺在大山峰尖,如黛的山,青翠的绿,潺潺流淌的溪水,和煦的风,纯净的天空,好一幅生态美景图。

就是如此生态美景的小村庄,却因为一条路不断地刷新人们的记忆。

小时候,作为村长的父亲常常叹气:我们这个地方啊,如果公路修不通,估计一辈子都是个穷窝子!父亲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他喜欢帮助年轻人当“媒婆”,后来撮合失败了几起姻缘的共同原因,均是姑娘觉得老家交通不便、沟深人穷。

读初中时,老家门口终于有了一条像样的泥石路。泥石路的修通大大节约了我们上学的时间,从原来的两小时路程压缩到一个半小时。但是,泥石路有个最大的缺点,晴天一旦起风,灰尘沾满衣服和头发,雨天泥浆沾满整个裤腿。幸运的是,泥石路上已有货车通行。

由于公路等级不够,直至我到县城去上学,老家门口的泥石路都没有运营客运班车。每次进城,我得和父亲步行十公里泥石路到另外一条高等级的公路上等候路过的客运班车。赶这种车,必须提前等候,以防错过班车或班车客满。因此,进一趟城常常是凌晨4点左右就得起床,走两个小时的路,6点准时到达上车点。一学期下来,哪怕再想家,我回家的次数最多也就两次,因为不想在赶车这件事儿上折腾自己。

到城里上学的第二年,老家的路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那是国庆节,因为确实想家,我便来到县城的客运中心,照例是想乘坐过路车到达乘车点再步行回家。在客运中心的站台上,却惊讶地看到了“尾河—观兴”的标牌,我兴奋地问客运站的工作人员:“这个观兴是后山上那个观兴吗?是不是有班车从尾河这个方向经过?”“跑尾河这边的班车开通了,但是班次不多,要赶车抓紧哦,小伙子!”工作人员热情地提醒我。坐上“尾河—观兴”的班车,颠簸在坑洼的泥石路上,我突然有了一种幸福感,因为进城或者回家再也不用走那么远的路了,班车

在我的家门口就可以赶上了。

我的老家,因为开通了客运班车,开始发生了变化。路边慢慢修建起漂亮的房屋,乡村的小商店里商品更加丰富了,外出做事工作的人越来越多,邻居们还开起了酒厂。

与此同时,公路也在慢慢改变。先是泥石路上的石子儿逐渐增多,路在不断拓宽,也不断变得平整,后来被硬化成了水泥路,路沿还安装上了护栏。慢慢地,经过老家的班车逐渐增多,孩子们在临乡的学校读书,无需走路上学,花上两块钱就可以坐上客运班车,如果实在错过了班车,花上10元钱就可以坐“两轮”回家——随着经济的好转,部分农村居民买上了摩托车,每天可以定时接送孩子。

公路的不断改善,也助力了家乡的经济发展。比如,村民的木材、养殖的家禽家畜、栽种的水稻玉米、烟叶等因为运输成本的降低,村民的荷包鼓了起来。邻居们也不需要上街赶集了,要买的肉以及粮油米面,自有人拉着沿途叫卖。但是,邻居们心理还是有个梗:如果能够通上高速路,那就更好了!其实,这也是我的纠结。因为自从到泸州工作之后,虽然自己买了车,但每次下了高速,也免不了在那几十公里蜿蜒曲折的水泥路上折腾一个多小时以上。偶尔坐客运班车回去,没有3个小时以上,肯定是到不了家的。

大家念叨了好几年,今年7月,叙威高速全线贯通,老家进入了“高速路时代”。从营山出口下到老家的几公里路也升级改造成双向两车道的“白加黑”沥青路,到县城的时间从原来的一个半小时缩短至40分钟。前不久,我驾车从泸州回老家一趟,只花费了1小时40分钟,比原来节约了至少1小时。

要想富,先修路——这话在老家得到了印证。从一个“穷来娶不了媳妇”的小山沟,发展成新房林立、产业集聚、人气旺盛的幸福村庄,一条公路见证了历史的变迁和时代的发展。

致富“黑绸”亮山间,幸福生活挂嘴边。现在,村民们又开始憧憬,有一天高铁会不会从老家门口经过呢?

故乡的老屋,走不出我的思念

王晓林

故乡是我灵魂的家园,但最让我牵挂的还是父母生前修建的那几间老屋;老屋一直留存在我生命的时光里,让我魂牵梦绕。

曾听父母讲,他们刚成家时,住的是两间板壁房,随着子女的相继出世,家里越显拥挤。于是,父母重新为儿女们筑巢,在离老屋几十米处修建了三间土砖瓦房。白手起家的父母,用他们的艰辛和坚韧为儿女们筑起了一个新天地。屈指算来,已有半个世纪的光景了。父母生前在老屋周围植下了柏树、杉树、枣树、橙树、香椿树……而今,那些婆婆的枝叶成了岁月之中的参照,我仿佛又看到晚饭后的一家人围坐在树下乘凉嬉戏的场景。

伫立老屋前,涌动的情感像潮水般翻滚。家是一个故事,家是一页历史,家更是游子的一份牵挂,老屋是它的见证者。记得年少时,每逢暑假,我会在院坝里用两根木板凳拼成“床”消暑纳凉。困了,便带着遐想甜甜入梦,母亲那轻轻的呼唤声至今还清晰地回荡在耳畔;睡沉了,她会将我抱回床上。如今,我早已远离了乡村的生活,住的是楼房,睡的是席梦思,那老屋的温暖时光,永远带给我如初的美好回忆。

童年如一粒种子在父母的期盼中发芽,在为我遮风挡雨的老屋里蓬勃生长,老屋见证了我童年的光阴。冬天,母亲用吹火筒将火苗吹成一段段或高或低的童谣;夏夜,母亲用蒲扇把清凉的夜晚摇成

一个个或长或短的乡野故事。我的童年在长辈们的歌谣或故事中度过。在老屋这片狭小的天地里,我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快乐时光。

快乐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告别屋后竹林上的鸟窝,告别门前树梢上欢唱的喜鹊,我要去寻找自己心中的世界,而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了!离别一回,失落一回。流动的时光可以磨平岩石的棱角,可岁月的沧桑何时能抚平我对故土的思念。故乡的老屋一尘不染地镌刻在我的心中,小城的风景也不能淹没我的思乡之梦。

早些年前,我曾劝过父母,把老屋卖掉进城随子女一起生活。他们却始终不肯,性子执拗地说,那咋行?卖了老屋,今后你们哪个回家哟!起初,我并不明白父母话中的背后深意,直到多年以后我才终于明白:父母他们是怎样的一种情愫!是落叶归根的念想,是无法割舍的根脉,是生命里难以抹去的情感,那更是对先祖、对父辈、对土地的一份承诺!

重回老屋,心中不免生出几多感慨:几十年一晃而过,那时父母还健在,如今已是天人永隔,想来真的很难受,有父母在是多么幸福的啊!我明白,老屋一定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让远方的游子回乡倾诉。老屋,许多故事被珍藏在里面,一条金色的甬道在这里延伸开来……

故乡的老屋,有我永远走不出的思念!